



第聶伯河的水

福明科著

时代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第聶伯河的水

苏联 福明科著

元博 陸英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Я. Фоменко

ВОДЫ ДНЕПРА

Всесоюз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рудрезерв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內 容 提 要

1950年9月21日苏联部長會議決定在第聶伯河上建設第二座巨大的水力發電站——卡霍夫卡水力發電站，同時建築南烏克蘭和北克里米亞兩條運河，以解決這個廣大地區的灌溉問題。決議規定，上述兩項工程應在1956—57年以前全部落成。自從這個決議公佈之後，蘇聯全國就掀起了一個新的共產主義建設高潮。這本小冊子以通訊和隨筆的形式報導了蘇聯人民為實現這項建設計劃而忘我地勞動和向自然界英勇進軍的實況。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阜外百萬庄出版大樓)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國家建設委員會印刷廠印裝

1956年6月北京初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28/32 字數：41千字

1—7,000冊 定價 (7) 0.18元

目 次

第聶伯河的水·····	2
在从前石灘喧鬧的地方·····	5
“石墓”周圍的生活·····	27
在麥利托波尔以西的地方·····	40
未來的旅行·····	50

第聶伯河的水

是1920年的10月底。

在靜夜中，軍校學生混合師在索菲叶夫卡站下了軍用列車。

各連隊迅速地排好了隊。响亮的口令喊道：“開步……走！”於是軍校學生們一營接一營地向南方開拔，朝着亞歷山大羅夫斯克（現稱查波羅什城）前進。

這一師人朝氣勃勃、受過良好訓練和配備着全副武裝，他們是去增援在伏龍芝將軍率領下痛击弗蘭格爾“黑男爵”白匪軍的紅軍隊伍的。

軍校學生們心中緊記着列寧的指示：消滅這反革命勢力的最後一個支柱！他們知道，殲滅弗蘭格爾白匪的計劃是斯大林親自擬定的，所以他們抱定戰鬥到最後一口氣和戰勝敵人的決心出發作戰。他們全都怀着必勝的信念。

本書作者當時也在这開往前線的某一個營的隊伍中前進。

時間使人遺忘了許多事情。我們以前在那兒休息過短短幾小時的許多村莊的名字，都已經記不起來了。許多親愛的同隊戰友，雖然他們的形象還保留在腦海中，但是姓名却無從回憶了。這些有着火熱的心和開朗而無畏的面容的小伙子們，現在都在哪里呢？有時在報上偶然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但那是他么？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並不少啊！

我還記得：一片空蕩蕩的草原廣闊地伸展到遼遠的天邊。

右邊某個地方傳來一種模糊不清的响声，彷彿遠處有一部巨大的水磨在轉動着。熟悉情況的戰士解釋道：這是著名的第聶伯河的石灘在喧鬧。

对了，第聶伯河就在我們右边喧鬧着。它跟我們一樣，也奔向南方。石灘上巨大的礁石攔住了去路，於是第聶伯老爹便怒吼起來。特別跟它為難的是那貪得無厭的、饕餮而無情的餓鬼灘。

我們一面前進，一面傾听河水的喧聲。當風力加強，把聲音吹送到西方去的時候，喧聲完全沉寂，但只要大風過去，喧聲重又響起來了。我們覺得，彷彿河流正向我們奔來，要和人的隊伍並肩前進，但人家却把它推往有石灘的地方。

亞力山大羅夫斯克城郊的小房子出現了。這個城市剛從白匪手中收復過來。有一個學生回過頭來，瞧着右方說了一聲：“霍爾齊查”。不是所有的人都曉得他說的是什麼：是城市的名字呢還是那遠遠在望的島嶼的名稱呢？比較熟悉情形的人就給同志們講述，這個神話般的島嶼以前是查波羅什自由民居住的地方。我們立刻想像到往昔塔拉斯·布爾巴^①領着奧斯塔普和安德列，騎着駿馬在這片現時在我們腳下沙沙作响的草原上奔馳的情形。只不過現在既沒有羽茅草，也聞不到苦艾的氣味。寒冷把草原的氣息凍住了。

沒有發出口令，各排的隊列就自動的看齊了，步伐更整齊了。腳下是石子鋪的路。連隊正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克的街道上走過。

屋牆上彈痕累累。狹窄的人行道上翻倒着一輛四輪朝天的軍用馬車。一個輪子上的輪胎和輪緣都脫落了，輻條豎立着，像又開的手指。

這一師的幾個團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克沒有停留，便轉上了通向東南方的道路。前面是大托克馬克城，其后，莫洛奇納雅河沿岸的大小村落、麥利托波爾和通向彼列科普進路上的積雪平

① 是果戈里的名著“塔拉斯·布爾巴”中的主人公。——譯註

原都过去了……十月革命三週年紀念日快到了，迎接這一節日的是紅軍在彼列科普城郊、在西瓦什湖岸上、在尤遜高地上……所獲得的歷史性的勝利。

在行軍休息的時候，沿途村落的居民拿出脂油、牛奶和水漬李子來款待學生們，給他們講述劊子手、流氓和那些跟“討伐隊”一道回來的地主們的暴行，講述富農的叛亂以及這些“老爺們”後來又怎樣抱頭鼠竄，逃避正義的懲罰。

老年人回憶起更加久遠的過去。學生們聽到了經常侵襲克里米亞的可怕的飢饉，還聽到了“旱風”這個不祥的字眼。不知道為什麼，它使我們許多人聯想起另一個同樣不祥的字眼——“癆病”。真的，當農民們講述在旱災和灼熱的東風襲擊下，樹木凋萎了，田地、果園、瓜田和菜地的收成全都落空的時候，他們就好像在說一個奄奄一息的肺癆病人的悲慘故事。

“水是我們這裡最需要的東西，”一個老大爺說道，同村的人不斷點頭，同意他說的話。

水在很遠的地方：在幾十公里以外的第聶伯河中，或者在腳下75、80以至100公尺的深处，——南烏克蘭草原中的含水層是在很深的地方。

旱風完全毀掉了莊稼。由於歉收，災難接二連三地到來。牲畜因為缺乏飼料而倒斃，千萬貧苦農民即使不餓死，也要傾家蕩產並受到地主和富農更重的奴役。只有財主毫不在乎，他們反而靠人民的災難大發其財。借出一斗小麥或者玉蜀黍，往往不要歸還實物，而要用勞役來抵償。不論丰收和歉收，富農們一樣有利可圖。地主與富農的菜園和果園也要比窮人的少受災害。財主們有的是錢，有了錢，就可以開井，就不愁沒有水。

“為了水，為了要喝水，就得付出小麥！就是這麼回事！”一個農民憤怒地結束了他的話，於是在北方長大的軍校學生們就驚

奇而忿然地聳聳肩膀。受到缺水的苦楚！靠水來發財！真是不可思議。

我一生都忘不了在麥利托波爾農家的那些真摯的談話。

* * *

过了三十多年，我以不同的身分，抱着另外的目的又來到了这个地方。我的任务是要沿着南烏克蘭和北克里米亞运河的路線巡視一週。未來的运河的路線正是从前軍校学生混合师的行軍路線。我又看到以前的亞歷山大羅夫斯克——現在已改名为查波羅什了。我又看到大托克馬克城和麥利托波爾、忍耐村和斯巴斯科耶村，又看到了西瓦什湖和彼列科普。但是一切变化得多么厉害啊！城市和鄉村完全改觀了，就連談話也不同了。你現在再也听不見“富農”、“地主”这一类字眼。除非你去請老輩的人談談過去的事。可是他們並不願意回憶過去。有什么好回憶的呢！大家全心向往的是未來，而不是過去。

在从前石灘喧鬧的地方

車窗外閃过一个熟悉的名字：索菲叶夫卡站。可見，查波羅什已經不遠了。你焦急地等待着城郊小屋的出現。突然，烟囱林立、高聳入云的景象映入眼簾。於是你恍然大悟：原來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已經沒有了！在它的地点上矗立着一座全新的城市，它的整个面貌，不論城市名称、市区範圍、經濟結構，全都改变了。这就是我國南方最大的一个冶金工業企業——“查波羅什鋼鐵廠”——的烟囱。

也許，30年前那些头戴尖頂軍帽的青年，正是在現時聳立着宏偉厂房的地方傾听过第聶伯河石灘的喧鬧聲。为什么現在一点聲音也听不見？难道是火車車輪的磷磷聲蓋過了餓鬼灘的聲

音？原來餓鬼灘已不存在了，它已經被一個大湖的水所淹沒。

你去辨認一下你年青時走過的街道吧。忽然你好像認出了在查波羅什的舊城中有一點熟悉的东西，但是它立刻被過去數十年間誕生的新东西掩蓋了。記憶力再好也是枉然！你那怕走遍全城，也找不到那輛仰天翻倒的、輪子殘缺不全和車輻像指頭一樣叉開來的軍用馬車停放過的地方。

不過，最好還是不要去回憶舊日的情景，而去看看從前聶伯河石灘喧鬧的地方所產生的新建設吧……

石子路到盡頭了。汽車沿着寬闊的柏油路輕快地飛馳。窗外掠過一列列整齊的白楊和槐樹、林蔭路、街心花園、花壇、隱現在綠蔭中的彫象。這一切使我們起初以為置身在一座療養城市里。人們穿着各種淺色衣服，他們的臉晒得黝黑。連這兒的太陽也好象比索奇的热些。你試試走出汽車，灼熱的陽光立刻就从彷彿新近刷上蔚藍色的高空上筆直地落到你頭上來。

你只要稍微留心——觀察一下周圍的事物，你就会看出通常第一個印象是多麼不可靠！你身旁走過的人穿着一套淺色衣服，你不难看出這是一套給太陽晒退了色和扑滿了石灰的灰泥匠作業服。而這個走路像水兵的矮壯的過路人，無疑是一個瓦工。在他那寬闊的背上有一個盛着幾件簡單工具的帆布袋在搖來晃去，和他蹣跚的步子合着節拍。

那個走路像水兵的人站住了，揚起頭來。他在那里看見了什麼呢？

在四層樓的高度上，一個工人站在“吊籃”里操作。他身子偏向一旁，淡灰色的牆上現出一行四個數目字。住客快搬來了，工人在鑿出新居落成的年份。

從迎面走來和匆匆趕過你的人的外表和他們片斷的談話上來判斷，你漸漸可以看出他們是建築工人、煉鋼工人、地質學家、

动力学家、繪圖員、鉗工、會計員、設計師、土壤改良技师、钻探隊員……他們有的已經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所以从容不迫地走着，不时停留在書報攤子和商店窗櫺跟前。有的人去接班，忙着走上自己的劳动崗位。

看吧，这就是新的查波羅什！它根本不是一个療养城！綠蔭、鮮花、療养院式的房屋、漂亮的大街和燦爛的陽光在一霎間竟使我們迷惑了。其实这里也籠罩着我們城市固有的那种欢乐的創造热情，而那种愉快的外貌，不过是一个劳动城市平日应有的襯托吧了。

我們沿着大路繼續前進。前面的河水像鋼似的閃閃發光。只消步行几分鐘，一道巨大的堤壩就展現在我們的眼前。它的样子我們在報章雜誌的圖片上、在銀幕上已經看得很熟悉了。可是当你第一次被所見的景象所吸引，凝立在这座宏偉的建築物跟前的時候，你不由得对它的建設者，对用他的名字來命名这个建築物的偉大領袖列寧，对領導苏联各族人民去實現列寧遺教的英明的斯大林產生一种崇敬的心情。

劳动人民的手巧妙地改变了这个地方的景色。的确，这座龐大的堤壩正適合建筑在这里！攔河壩形成一道优美的弧線嵌入这片景色，給它添上一种庄嚴的情調。

在堤壩下方的右边河岸上，矗立着一座式样平凡的建築物。如果說堤壩可以作为偉大的象征，那末这座建築物——第聶伯水电站的渦輪机室——就代表朴素。偉大和朴素……这是我們所熟悉的概念与品質的配合……你不禁想道：这里的一切——你所走过的那条大街、水电站和那在堤壩后头汹涌澎湃的大湖——冠上列寧的名字是再適合不过的了。

傳來一陣低沉的輪船汽笛声。为什么声音拖得这样長？为什么四面八方回应着同样的声音？輪船沉寂下去了，現在是四周的

回声在千百次地迴响着。这声音撞击在那神話般的霍尔齐查島的陡岸上，又向下滑去，从右岸的石壁上折回來，漸漸靜息了，消失在远远的第聶伯河岸上的浸水草地中。

你的想像不知不觉地随着回声飛揚开去。那边，在霍尔齐查島后面，第聶伯河在舒暢而自由地流淌。那兒沒有高岸約束它，它彷彿放下心來，不用再害怕前途的險阻，重又“催动着波濤向前”，一任大自然的盲目力量所支配。第聶伯河緩緩地流过卡霍夫卡，漠然不顧它的赫赫声名^①，並任憑克里米亞和赫尔松地区的草原在暑热和苦旱下憔悴。

我腦海中又浮現出很久以前在麥利托波尔農家中的談話。本來也可以在卡霍夫卡附近攔河筑堤，像在这兒过去有餓鬼灘为患的地方筑了一道堤坝一样。本來可以把水从列寧湖引到旧时忍耐村的果園去。那时輪船汽笛的回声就可以从第聶伯水电站的水閘一直傳到大托克馬克城；那时宝贵的水分就会滋潤着廣大的草原，就会使麥利托波尔周圍和西瓦什湖岸上的田野开始繁荣起來，而旱風就会像古老神話中的惡巫一样，不敢違背善良的水神的意志了。

这是幻想嗎？不錯，这是幻想。可是現在它从云端降到地上來了，所以变得更美丽。幻想已經跟现实生活，跟普通人們的思想和事業，跟人們爭取幸福的斗争緊密結合起來，並且獲得了日漸鮮明的輪廓。苏維埃制度使这个幻想从故事和神話变成了政府的決議。現在，人民对幸福的由來已久的憧憬已經成为我國建設事業的基礎，我們从計劃、大綱、任务、工作定額等日常用語中已經看出了它的清晰輪廓。

① 卡霍夫卡是蘇聯國內戰爭時期一個很有名的戰場，1920年秋紅軍在這裡一舉擊潰了弗蘭格爾白匪。——譯註

在第聶伯河右岸、离水电站渦輪机室不远的地方有一幢房子，其中一个屋角上矗立着一座由許多柱子組成的塔楼。在这幢房子里設有一个龐大的建設机构，名称是“烏克蘭水利建設处”。它負責南烏克蘭和北克里米亞运河的開鑿工程——就是說，它的任务是要把引水的理想加以实现。

这个机构的負責人随便而不拘礼節地接見了我們。礼節仪式是需要花費時間的，而建設工程的六年期限，就是由一小时一小时累積起來的。办公室的牆上掛着一幅巨大的工程示意圖，繪着从一个点子往下面散开的許多曲線。你站在掛圖前面，靜听負責人給你講解运河建設工程進行的情况。然后，当你走出这个被一般來訪者称为“管理处”的机关的时候，你会覺得在这里見識到的一切，要比你想像的多出不知多少倍。

但是最好的計劃和草圖也不过是那將待实施的工程的一种标志吧了。必須把圖上繪着的一切化为人類的事業、思想和感覺，必須像建筑工人所慣說的，把这一切具体地“搬到”現場上來，那时候繪在厚厚的制圖紙上的每一根線、每一个符号才会獲得生命，才能給你講述不少的事情。

在标出未來的运河路綫的概示圖上，有一根稍微弯曲的線从列寧湖通到莫洛奇納雅河谷，这是南烏克蘭运河的前部。到1957年春季，第聶伯河的水就要沿着其中的一个方向湧過來了。

这里將要發生什么变化呢？讓我們从政府的決議中尋求解答吧。決議中指出，运河的水应当从第聶伯水电站堤壩上方的第聶伯河引來……並且应当在氾濫期間在不妨害第聶伯水电站工作的情况下進行……引水量每秒鐘为600—650立方公尺^①。

① 是1950年9月21日苏联部長會議關於建設第聶伯河畔卡霍夫卡水力发电站及南烏克蘭、北克里米亞兩条运河等的決議。——譯註

因此，第聶伯水电站的任务是要供应另外一項偉大的新工程的需要。直到現在，第聶伯水电站一直担負着兩種“責任”：把電力供給城市和工厂以及溝通河運。現在它又增加了一項新任务——灌溉和滋潤面積達320萬公頃的土地。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在整整100年間，美國全部受灌溉的地面只有850萬公頃；而這裡僅費六年時間，在一個第聶伯河流域就有320萬公頃土地受到灌溉！

這個從列寧湖開始的巨大灌溉系統建成之後，第聶伯水电站在國民經濟中將起着更大的作用。假如不在查波羅什附近興建一道堤壩，那就不可能建築自流水渠來灌溉左岸的草原；如果建成了堤壩，在列寧湖水位增高時期就可以把第聶伯河的水引入這道人工開掘的河床中去，从而使干旱的土地獲得大量的水分。到目前為止，第聶伯水电站主要還是供應工業方面的需要。

現在它彷彿也兼顧農業了。南烏克蘭和克里米亞一帶異常迫切的農業和畜牧業問題都將迎刃而解。這些問題以前曾使偉大的俄國土壤學家多庫恰耶夫耗尽心血，令許多學者和千萬農民焦慮不安。俄國傑出的水利工程學家莫爾古寧柯夫很確切地指出過這個問題的本質。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他在一本論第聶伯河石灘的小冊子中寫道：

“航運可以用鐵路運輸來代替，黑煤可以代替白煤；固然實行這種改變需要耗費大量金錢，但總是完全可以辦得到的；然而在炎熱而缺水的地方卻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代替灌溉用水。只有水才能使經常發生旱災的干枯的草原變成擁有繁榮的果園、菜園和田地的富饒的沃土。但是如果沒有灌溉的設施，這一切是不能得到的。”

由此可見，第聶伯河還要負擔另外一件工作。它仍舊得轉動強大的水电站的渦輪機，要載負着向上游或向下游行駛的輪船

通过閘門，而除此之外，它還要担負另一件重要任务，就是独力和旱風作战。为此就必须“向这方面”分出大量的水，但是，水是第聶伯河的生命，是第聶伯水电站动力的來源。

第聶伯河能够勝任这件工作嗎？水电站的工作效能不会减弱嗎？这两个問題有两个不同的答案：第一个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第二个問題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在春天的时候，第聶伯水电站堤坝附近的情形怎样呢？从斯摩稜斯克附近的俄罗斯地面直到查波罗什这一帶匯集起來的数十億立方公尺河水，在春天时溢出堤坝，流入黑海。据統計，在最近50年來，第聶伯河每年有30—60天發生氾濫，在这段期間內，約有150億立方公尺多余的河水經過堤坝的溢水道白白地排洩出去。可是，引導这数十億立方公尺寶貴的水流入草原，而不讓它白白地流入海里，那是可以做到的。

第聶伯河的氾濫通常發生在四五月間，有时在洪水特別大的年份，到六月初旬水量还没有減退。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應該把多余的水引入运河，以便注滿南至刻赤、东至諾加斯克、西至阿斯卡尼亞諾瓦这一个巨大的灌溉系統。这条运河的建設者、或者正确些說，这个运河網的建設者，面臨着異常复雜的任务。为了在这極短期間內放过这样大量的水，势必需要开鑿一条寬75—85公尺，深达10—12公尺的运河。这样巨大的河床絕不是所有通航河道都有的。

但是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說明这项建設工程的規模。如果没有一个高地把現時已淹沒的石灘地段中的第聶伯河床和廣闊的莫洛奇納雅河谷平原隔開的話，那末根据我國現有的技術水平和建設經驗來說，开辟一条从列寧湖通到大托克馬克城的河道本來並不困难。可是克服这个高地的障碍却相当不容易。第聶伯河和莫洛奇納雅河的分水嶺有些地点高达100公尺，这就是

說，运河的深度必須超过这个高度，否則河水就不能流向南方。

讓我們來看看，在水利工程建設方面这个深度意味着什麼。現代最大的掘土機器是14立方公尺的走動挖土機。這種龐大的機器在開鑿這樣深的运河時，就會連頭沒入坑道之中，它那巨大的懸臂也無法把泥土拋到坑外的土堆上去。所以蘇聯的技術必須向前邁進一步，才有可能使這樣深的坑道中的土方工程全部機械化，才能把那挖出來堆積如山的泥土運走，才能把运河高高的兩岸巩固起來；同時最主要的，是要在極短的期限內完成這項巨大的工作，因為第聶伯河的水必須在1957年春季流到刻赤去。

社會主義社會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解決的每一項新任務，都引起技術的革新，促成新機器和新裝置的誕生；有了這些新機器和新裝置，不久以前認為是無法作到的一切都能夠作到了。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部經典著作中論述我國農業方面的成就時寫道：

“我們大家都慶幸我國農業生產的巨大增長，谷物、棉花、亞麻、糖蘿蔔等等生產的增長。這種增長的源泉是什麼呢？這種增長的源泉就是現代技術，就是許許多多為這一切生產部門服務的現代化機器。這裡的問題，不僅在於一般的技術，而是在於技術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須繼續日新月異地改進，舊的技術必須作廢，代之以新技術，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這樣做，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突飛猛進就是不可思議的，無論豐富的收穫，無論丰足的農產品，也都是不可思議的”。

我國現在進行着的這種大規模建設，如果沒有技術的經常不斷的發展，想要前進也是不可思議的。今天在运河和水电站的建築工程中使用着優良的機器，而明天就要使用更好的機器，後天就會出現最新的機械，這些機械能夠提高建築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更加減輕他們的勞動，因而也就能更快和更好地建成這些

巨大的建筑物。

难道我们今天能够把1953年夏季南烏克蘭运河線上的真实情景預先描繪出來嗎？不久以前伏尔加——頓河运河建筑工程中使用的先進挖土技術曾經引起我們衷心的讚美，而在南烏克蘭运河的建筑工程中挖土技術更將提高到我們难以想像的地步。真的，我們以前誰也不曾見過每小时能挖土2,000立方公尺、裝備着兩公尺寬的輸送帶的多斗式挖土机，也沒有看見过帶轉輪挖土机的鏈桥輸送器。这种机器每小时能够从很深的地方掏出4,000立方公尺的泥土並把这些泥土堆積起來。以前誰也不曾見過長達四分之一公里的鏈板式運輸机。这种机器一天能够运送75,000噸以上的貨物，它能代替1,000个重載的車皮，因此用不着去建筑数十公里長的鉄路線。

除了这些可称举世無匹的机器之外，我們所熟悉的許多机器也要参加建設。据統計，这项建設工程需用各种效能的挖土机多至500台，鏟土机多至2,000台，推土机500台，拖拉机5,000台和載重汽車10,000部。目前國家已經給这项建設工程提供一切必要的技術裝備。在运河線最南部的詹科伊地段，也如在查波罗什一样，可以看見許多鏟土机、推土机、平路机、多斗式掘壕机和別的从四面八方运來的机器。請注意一下机器的名称吧。許多机器都用“自动”兩字开头，像自动卸貨卡車、自动吊車、自动拖車、自动裝卸机……神奇的社会主义技術使我國的建筑工人变成了万能的人。一个机械員駕駛着一部“巧妙”的机器，就能够代替一百个以至一千个掘土工人、推車工人、挖泥工人和搬运工人的工作。

据統計，在卡霍夫卡水利樞紐的建設工程中，平均每一个工人使用七匹半馬力的各种机器。当建設第聶伯列寧水电站的时候，工程中的机器饱和度和工人的技術使用量平均要少一半。